

赵园作品系列

独语

赵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独 语

赵园作品系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语 / 赵园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赵园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5654-2

I. ①独…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29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DU Y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0 mm × 210 mm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陶 虹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自序

散文火得令人生疑。

据出版界人士告知：几年前开始的“散文热”仍未过去。鼓舞之余，我会迷惑地想：谁来消费这种“文化”？借一位海上朋友的话说，“在只剩下匆匆浏览，甚至只浏览书名和封面的时代，谁是你期待的读者呢？”

像是又一度出版旺季，俨若八五年情景的重现。但那一回备受宠遇的是学术，这一次当令的则是散文随笔——仅此，已向你提醒了“大众文化”的时代。这是世纪末的繁荣，八五式的浪漫激情早已消退。

散文原是道地的特产。即五四新文学，鲁迅也说过，“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我们眼下虽不便推举哲学家去抗衡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却像是一向不难找出足以匹敌蒙田的散文家。至少自信如此。散文确也是更“平民”的文体。散文将“意义”零碎化之后，使得制造它显得不那么困难、只能是少数哲人的专利；散文将“历史”个人化且片断化之后，让我们有了置身其中的切实感觉，同时自以为插足了史家的神圣领地。散文方便了诸种幻觉的制造，也包括了那位海上朋友所说的你是“作家”的那种幻觉。对后一点，我个人的经验即可证明。在

刊出了几篇散文之后，就有人对我使用了这称呼，我因而得知“作家”这名衔比之“学者”更易于领取。

但我们仍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事实：散文很久以来，已沦为“边缘性”文体，或许竟是这文体的骤然繁荣，提醒了知识者向边缘的位移的？你为一下子涌出的大量副刊、为层出不穷的以雅俗共赏（或坦然用了“俗”）为标榜的刊物而写作，你经由这写作，放弃了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写作时的自我意识，确认了你的边缘位置。中国知识者从来不难于这一类的确认。何况你会宽慰地告诉自己，文体并非一切！

近一时上海的书展，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京中近几年其热闹足与海上相比的，像是只有降价书市。无从悬揣海上的情形究竟怎样，只知道我自己每走过书店，想到我的书就要和那些乏人问津的书们挤在一起，先就有了一点失落之感，“失落”之余，仍动手制作——除了这种制作，你又能做什么？你以为你能做什么？如果鞋匠做的鞋子、成衣匠做的衣服也会乏人问津，你又缘何期待你的成品的命运有所不同？

（写到这里，又暗自惊诧于对“行情”的关心。写作学术论文时，是从不在意有几个读者的，这里岂不正有对某种角色、位置的确认？）

尽管出版物的包装一下子豪华得令人目眩（在这一方面像是提前进入了发达社会），我仍相信这大批量生产的“散文”，会瞬即消失在时间中，我何妨也让自己的文字在时间里稍稍浮游一回？如此这般地想过了之后，就编成了这一册名为“独语”的小书。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 录

闲话北大(之一)	1
闲话北大(之二)	6
书缘(之一)	12
书缘(之二)	15
书缘(之三)	17
买书记(之一)	20
买书记(之二)	23
致友人	26
再致友人	28
代价	31
十年回首	35
邂逅学术	42
王瑶先生杂忆	52
灯火	64
远方	67

雨中	70
忘却	73
母校	88
代课	94
赶会	97
排戏	100
乐音	104
陋室	107
遇合	113
窗下	116
中年(之一)	119
中年(之二)	122
一隅	125
铁哥们儿(之一)	128
铁哥们儿(之二)	133
夜话(之一)	137
夜话(之二)	140
夜话(之三)	144
夜话(之四)	153
乡土(之一)	156
乡土(之二)	161
乡土(之三)	169
乡土(之四)	172
黄河悠久之旅	178

看海	180
重来香港	183
三进湘西	186
访岱	189
读山	192
城墙随想	195
冬日	198
过年	201
暮春	205
夏夜	208
老人(之一)	210
老人(之二)	213
“单位”	216
风铃	219
“票”影评	221
出镜	224
“电脑发烧友”	226
记梦	229
经验	231
闲散的日子	234
北京的大与深	237
“京师人海”	243
京师交游	246
见闻在京师	249

读人(一——十一)	252
读人(十二——二十一)	276
乏味	293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	296
后记	300

闲话北大(之一)

几年前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觉得其中写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几章很可玩味。虽然我个人的经验不同，却无端地以为冯先生的三校比较精彩：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前在经验，把我的个人感觉淹没了。

一九六四年我考入北大时，北大大而无当的校园里全无轻松气氛。那正是“四清”时期，校内一派革命景象，只令我感到不适。倒决非不想革命，只是觉得吃力而已。我的同学的姿态气概，以往都只在电影小说里看到过。我这才知道，我所读过的中学，在我的家乡也近于“贵族学校”的，比起京城或其他南方大城市的学校，实在只能算作乡村中学，我自然是十足的乡下人。记得当时喜欢穿农村妇女式的大襟衣服，中学毕业照也是穿这种衣服拍的；报到那天，先到的同学半开玩笑地说，看了照片，以为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妇女。又说，人还没到，信倒是来了。那是同考到北京的中学同学写来的，无非约着一起玩玩。但我不久后就知道，我们那所“乡村中学”在男女交往方面，又似乎风气超前了。而

那正是革命时代，即使年轻的男女革命者，也不便随意往来的。至于“文革”期间风气一变，则是后话。

尤其令我敬畏的，是大城市且名校出身的同学，那些气宇轩昂的男生和风度不凡的女生，他们的见识、口才，都更令我自惭形秽。“仪态”这玩艺儿是难以描述的，但就有那么一种味儿，今天叫做“派儿”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到很晚的“后来”，我才看穿了那种“北大做派”，或者说“派儿”。大言，大姿态的后面，也许竟是一无所有的。但大校的确能造出这一类的“派儿”，令你即使到了陌生的远方，也能凭着那味儿，辨认出你的校友来。

你很难将大言的“大”，与大气魄的“大”剥离。大校的大，确也系于气魄。我疑心那大而无当的校园，也参与了气魄的制造——谁说得准呢？风气因陶染而成。至于我自己，虽在进入北大前已习惯了抑制，也似有某种情欲被唤醒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后来”，我又相信了北大的“大”对其间人物的致命影响。那种对大境界的渴望很可能就此悄悄地伴随了你一生，即使最终只落实于大话，只成为对你的纯粹嘲弄。其实不唯北大，通常名校学生，都有几分狂。我所读过的中学也如此。其积极效果，是有可能使你逃脱委琐。纵然落到了极不堪的境地，骨子里的那点傲气，也够你撑持一阵子尊严，所谓“倒驴不倒架”。消极处却也在此：你或许要为你的不肯趋附付一点代价。这令人约略想到贵族的命运，虽然明知有点拟于不伦。我的确发现我的校友在

北大北京之外，比起别个更难于生存。当然这或许只是由于我观察的粗疏。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民族留给狂狷者的生存余地从来狭窄。至于校园文化，与社会向有疏离，纯粹的校园动物，很可能永远地失去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当然这多少也属危言耸听。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前文革”时期我所在的北大。我还得承认，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自惭等等，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个年龄难免的虚荣。最初一时，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里是那样耀目，即使因风气所限，她们不得不将美好的躯体裹在简陋的衣着里，也能令人感觉到美的辐射似的。美而革命，实在是一种幸福。

令我倾倒的还有高班学生。记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领我们做操，那自信与干练，就令这一群中学女生羡慕不已。其实她并不美，吸引了我们的，是所谓“风度”。这沈姓女生已不在人世，是“文革”初期自杀的，我并不确知原因。听到这消息时，似乎也并不震惊。只是恍然记起那身姿，怅然了好一阵子。

“浪漫”与“革命”向有宿缘。倘若浪漫而又封闭，“革命”几乎是激情的仅余的出路。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文革”前夕北大校园中躁动不安的气氛。刚进入一年级，我所在的班里就组织了批判小组，靶子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我们叫它“蓝皮文学史”，以区别于那本“破字当头”的红皮文学史）。游先生不可能对此氛围无所感觉，否则他不会在每次课前先将毛主席语录一丝不苟地写在黑板上。也有

照旧用了响亮的京腔讲他的宋词元曲，且在李清照的“愁”字上回旋不已的，只是这位先生肯定不知道，他的学生正格外起劲地记笔记，以便备足批判材料。即使已入老境，我也不想说这只是些儿童游戏。当时的我们是十足庄严的，虽然未见得真以为天下兴亡在此一举。

今天的年轻人已不能想象那一代人的话题。其时也如眼下青年的说刘德华、张国荣，有几个时时挂在口头的名字。挂在我们口头的，是一两位年轻而笔势凌厉的批判健将的名字；其中的一位，即后来进了“四人帮”的姚文元。偶尔在晚饭后，有男生找我聊天，谈的无非是这一类的大题目。我们绕着未名湖，有时竟绕着校墙一圈一圈地走——这已在当时的风气之外。但我知道，那话题实在是革命的。

这是“前文革”时期。充斥在空气中的激情与暗示，令你时时有所期待，对于笼统的“变动”以及具体的“事件”。尤其“事件”。你的期待总不会落空，即使那只是小小的事件。比如某家刊物的封底油画中埋伏着几条反动标语以及人像等等。晚间在寝室里，一伙人仔细研究千方百计找来的这刊物，事件的神秘性令人兴奋不已。这种“期待”此后更被“文革”所鼓励，又被“文革”所消耗。持久的兴奋与期待之后，多半是刻骨的疲惫。到七十年代初下乡插队，心境已一片冷漠。那两年里像是很少读报纸。那地方缺纸，大字报一上墙，就被农民一块块撕下来卷烟抽了。无所期待，也不大好奇心——除非有关再分配或回城的消息。直到七一年

九月那个爆炸性的事件辗转传递到偏僻乡间，才重又具体地感觉到了“政治”。此刻的北京怎么样了？

“前文革”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许只有在北京且北大这样的所在，才能令人感知。身处此境，你才相信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那张大字报正属于你所期待的，虽然你的期待并不这样具体。你等着那终究要来的，你等着有什么炸开那充满虚伪的平静。你等来了。

而我自己却在“等来”之前先已崩溃。这是另一回事，先不去说它。

我不能假惺惺地说我有什么“先觉”。事实是，我体验了那浪漫的“革命”对一个心性柔弱、决无革命气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后更有对于这种与其说是“革命”无宁说是知识者的“革命想象”的持久迷恋。这似与我的性情不合，但这是真的。还记得一九六四年的“一二·九”，班里开晚会，我请求熄了灯，在黑暗中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革命”实在是“青春事业”。十几年后重回北大，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由三十年代文学中，读到的就是青春浪漫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尽管文字粗率，那属于年轻人的热烘烘的气息，是我所曾经熟悉过的。五四则是北大的青春时代，生机淋漓。我一再觉察到北大人保有青春的努力，却相信大校亦如大国，也会衰落的。这样说或如枭鸣，只让人厌恶，不说也罢。

闲话北大(之二)

一九七八年考回北大，实非我自己所愿。“文革”中期离开北大时，我曾打算和这个鬼校永别的，却如鲁迅《在酒楼上》所写，苍蝇般绕了个小圈子，又飞了回来。人的想到所谓的“命”，多半也在这种时候的吧。

刚回北大时，我甚至怕走某些太熟悉的地方，比如原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或是五院)。那一带在我，有种冷酷的味道。但我还是渐渐安下心来。这一趟重来，使我有机会进入另一个“北大”，是我以往疏于了解的。我只是到这时，才注意到燕南园的西式住宅，留心弥漫在燕南园、朗润园一带的不易描述的气氛。而我十几年前进入北大时，也如我的同学，眼光总是由这种所在漠然地掠过的。后来我更走进王瑶先生的客厅。我与师长辈打交道一向局促，但这间客厅影响于我此后的生活是这样大，从我第一次走进它时就注定了。由遥远的事后看来，不也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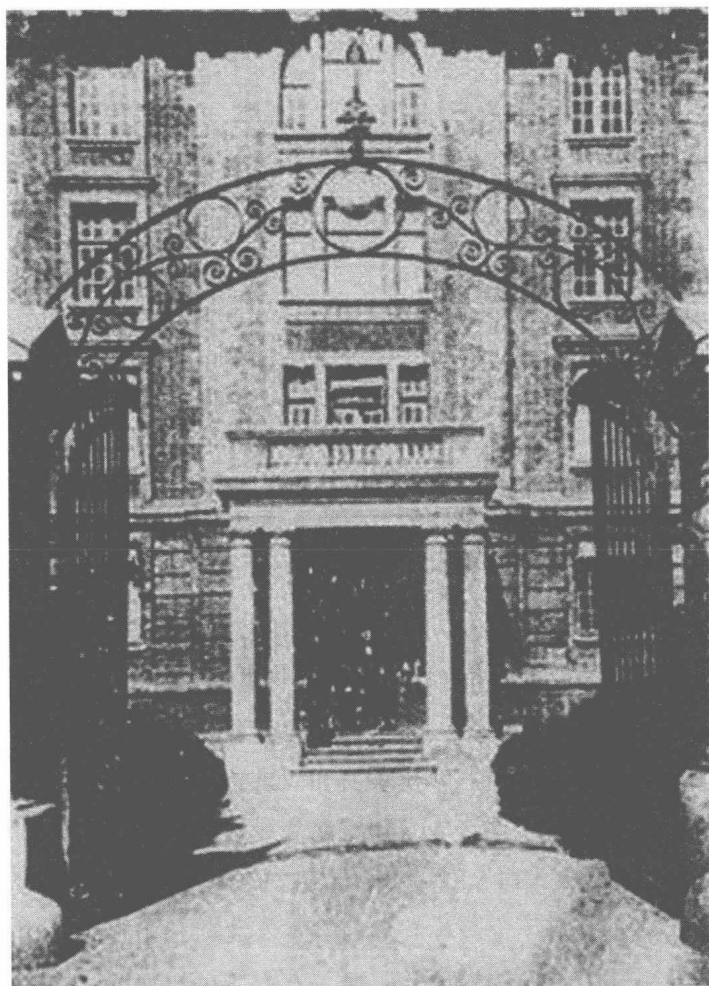
我仍然不大能和老先生来往。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曾因人之托，去过一趟宗白华先生家。宗先生的家陈设

似乎极简陋，两个老人(?)，在室内昏暗的光线下。全不记得当时问了些什么，只记得宗先生正如通常形容的那样，很“慈祥”。临毕业时，送硕士论文，又去了一次吴组缃先生府上。当时天气已热，我被他的家人请进屋时，吴先生正穿着背心短裤，于是便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有点狼狈。我倒因此而松弛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像我的父亲那样。直到我毕业，其他老先生，只是远远地看到过。系里合影，王力先生到得稍迟，笑嘻嘻地迎着大家走过来。还有一次，和同伴们一起，见到林庚先生打不远处大步走过，外衣被风吹开，觉着很飘逸，目送着，议论了好一阵子。三年下来，我所熟悉的，只是王瑶先生的客厅。

但在我，这才是北大。我终于进入了北大。

北大系于“人物”。我得说，我的进入北大，多半由于当初偶尔(也一半是不得已)选择的专业。第一次打动了我，唤起了某种骄傲的，是蔡元培长校的北大，鲁迅、周作人等等执教的北大。这北大在我三年读书期间愈重愈大，终于将我原来的那个“北大”遮蔽了。后来我又仔细地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北大感旧录》，对其中人物、由“人物”构成的人文环境更不胜神往。那即使算不上最称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于魅力的时代。而“魅力”由知识背景更由性情造成。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代人的魅力所在。

当着文献资料不再能使我的想象满足，我即自然地



北大红楼